

# 北宋詩壇的裙帶

——以「西崑體」、「宛陵體」、「山谷體」為例

陳金現

古代中國的文學創作雖以男性居多，但是人類是由男女二性構成。本文想探討女性對宋代詩壇興衰的影響，她們有的是造成詩壇的衰歇零落；有的是對一代詩壇有推波之力，前者是宋真宗的兩位寵妃，後者是梅堯臣的妻以及黃庭堅的姐（妹）們。

## 一、西崑體（註一）

宋太宗即位後，海宇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汴京繁庶，朝野甜嬉，藝術是民生的返照，詩歌乃時代的聲音，時會到此，富麗精腴的西崑體，自然應運而生，蘇舜欽說：

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註二）

寥寥數語，指出西崑詩體產生的時代背景。楊億（974—1020 AD）、劉筠（971—1031 AD）等位居館閣之士，酬唱不休，和韻更迭，盡吐麗藻華豔之辭，形成一個位居館閣的文學集團，《西崑酬唱集》就是這一文學集團酬唱和韻的作品總集。楊、劉位居顯赫，使西崑體的盛行如油上之火，不可遏抑。然而，西崑體終究走上衰亡，魏泰說：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註三）



劉克莊也說：

本朝詩，崑體過於雕琢，性情寢遠。（註四）

文學創作上，貴族常居領導的地位，「西崑體」更不能自外於此例。但每一種文體都有盛極而衰的循環軌跡，「西崑體」衰亡的衆多原因中，觸犯了宮中兩位寵妃的禁忌，致使宋真宗下詔禁令，應該是造成「西崑體」式微的主要原因。起於這兩位宮妃，出身並不夠高貴，而楊億、劉筠在詩中無意地影射到。司馬光（1019——1086 AD）有一段論述：

章獻劉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龔美，攜之入京。美以鍛銀爲業，真宗爲皇太子，尹開封，美因鍛得見。太子語之曰：「蜀婦人多才慧，汝爲我求一蜀姬。」美因納后，太子見之大悅，寵幸專房。太子乳母惡之。太宗嘗問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瘦瘠，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於殿侍張耆之家。耆避嫌，竟不敢下值。未幾，太宗晏駕，太子即位，召入宮。（註五）

章獻皇后本是歌女，因爲門第卑微，不被看重。（宣曲）是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七律唱和之作，楊億在首二句云：「宣曲更衣寵，高堂薦枕榮」，按漢書東方朔傳云：

……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使發小民共待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註六）

「宣曲」，宮殿名，行猥褻事。劉筠（宣曲）詩更有「取酒臨邛遠，吞聲息國亡」句，二妃爲蜀人，無意中影射寵幸二妃將有亡國之虞，更爲真宗詔禁的主因。



按：息國，春秋時一個小國。《左傳》：

蔡哀侯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註七）

息夫人因爲息國之亡而入楚，生二子。用「無言」表示對亡國的哀悼。王維（息夫人）詩曰：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註八）

劉筠詩裡提到被消滅的息國，當然是犯君之大忌，真宗下詔禁止也是理所當然了。陸游說：

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豔。議者謂適時館中作（宣曲）詩，（宣曲）見（東方朔傳）。其詩盛傳都下，而楊（億）、劉（筠）方幸，或謂頗指公掖。又二妃皆蜀人。詩中有「取酒臨邛遠」之句，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註九）。

宋朝廷爲了歌頌表象的太平，助長西崑詩風，使西崑體更加興盛；相反地，楊億、劉筠聯句中無意的影射，卻也使宋真宗下令禁止再寫對偶、用事、麗字，和以近體詩爲多的「西崑體」了。就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的：

……祥符中，遂下詔禁文體浮豔，……真宗之詔，緣於（宣曲）一詩，有「取酒臨邛遠，吞聲息國亡」之句。陸游《渭南文集》有（西崑詩跋），言其始末甚詳，初不緣文體發也。（註一〇）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評，算是最爲公允。西崑體通行



既久，不免產生流弊，在宋真宗的一紙詔書下，就加速它的衰亡，雖然宋真宗不是針對「西崑體」而發，但從此再也無人敢肆情縱意地作詩，包括使事、麗辭、對偶等，這種影響，造成「西崑體」的沒落，卻是始料未及的。

## 二、宛陵體（註一一）

梅堯臣（1002——1060 AD），字聖俞，號「宛陵」，安徽宣城人。曾有「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註一二）的名句。劉克莊（1187——1269 AD）說：

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息，風雅之氣脈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之下。（註一三）

「開宗祖師」的意義何在呢？上面提到，宋真宗的詔令使「西崑體」在詩壇上銷亡得更快。劉克莊所謂「桑濮之哇淫稍息」，指的就是「西崑體」的氣脈稍稍減弱，「風雅之氣脈復續」，就是說梅堯臣的創作有意識地拋棄宋初以來詩壇最盛行的「西崑體」在內容上的空洞無物、著重藻飾、好用典故、著重對偶的陋習，梅堯臣說：

我於詩言豈徒爾，因事激風成小篇，辭雖淺陋頗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區區物象磨窮年？（註一四）

「未到二雅未忍捐」，就是劉克莊所說的「風雅氣脈復續」，內容上要以《詩經，國風》、《楚辭》的「體物寫志」為依歸。梅堯臣說：

聖人於詩言，曾不專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性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謂國風，雅章及頌篇，刺美亦道同。不獨識鳥獸，而為文字工。屈原作《離騷》，自哀其志

窮，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蟲，……。（註一五）

《詩經，國風》、屈原《離騷》自古就被稱為「風騷精神」（註一六），原因無他，就是要在詩歌中記載現實，抒發個人心志，梅堯臣的創作遵循這個路線，劉克莊所謂的「風雅之氣脈復續」也就是這個意思。

劉克莊就梅堯臣能夠擺脫西崑體的「淫哇」，返回「風騷精神」，稱梅堯臣是宋詩「開風氣之先」的人物。龔鵬程的話更可證明他這種開創的意義，他說：

（宋人）所謂學唐也只常是一種針對宋詩風格持續發展的選擇，而卻非唐人本來面或唐詩主流。……，這種經由自覺選擇地學唐，來凝塑不同於唐詩風格的創作過程，始於梅聖俞，至江西詩社宗派而完成，這是一段煅煉追尋的過程，嘗試與曲折甚多，故劉克莊《後村詩話》認為梅氏是宋詩的開山祖師（註一七）。

龔鵬程是從「自覺地選擇學唐來凝塑異於唐詩風格的創作過程，始於梅聖俞，至江西詩社宗派而完成」來詮釋梅堯臣是宋詩開山祖師的地位，與前面所說的返復風雅的記載現實和楚辭的抒情寫志精神是吻合的。

接著，要探討梅堯臣與黃庭堅（1045—1105 AD）的姻親關係，藉此更可凸顯梅堯臣在宋詩中的地位。

### 三、山谷體（註一八）

宋詩到江西詩社宗派建立完成後才與唐詩有明顯的區隔界限（註一九），而建立江西詩社宗派地位的人非黃庭堅（1045—1105 AD）莫屬（註二〇）。黃庭堅與梅堯臣又有姻親之關係。梅堯臣娶謝澣（961—1034 AD）之女，謝絳（994—



1039 AD，字希深）之妹，其姪是謝師厚（？——？）（註二一）。黃庭堅自己就說：

梅聖俞與余婦家有連，嘗悉見其平生詩，……。 （註二二）

黃庭堅所謂梅聖俞「與余婦家有連」就是指梅堯臣的妻子是謝師厚的姑姑（註二三），黃庭堅太太是謝師厚的女兒，應呼梅聖俞妻為姑婆。《宋人軼事彙編》也引《研北雜志》說：

謝景初師厚，希深（絳）之子，詩極高。豫章黃魯直娶其女。而師厚之姑歸聖俞，淵源所從來遠矣。（註二四）

謝師厚不但與梅聖俞有姻親之誼，更是善狀難寫之景，曾季羸說：

謝師厚（喜故人夜相過）云：「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形容得故舊久別乍相見之情極佳。（註二五）

梅堯臣說詩要能夠：「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註二六）謝師厚形容故人久別乍相逢欣喜之情狀可以說把梅堯臣的話表現得淋漓盡致，故有「詩極高」之譽了。陸游也說：

謝師厚早歲與歐陽文忠公（修）、王荆公（安石）、梅直講（堯臣）、江記注（鄰幾？）諸人遊，名甚盛，……至送行詩，雜之宛陵詩中，殆不可辨。（註二七）

這種姻親關係使他們的創作理念更加相契，黃庭堅更在詩法上也與謝景初有些承繼的關係：

山谷詩妙天下，然自謂得句法於謝景初師厚。（註二八）



謝景初與黃庭堅不只是翁婿，也是詩友。甚至，江西詩社宗派人中也有黃庭堅的外甥，如三洪兄弟（玉父、龜父、駒父）及徐俯（？——1140 AD，號東湖）等都是。黃庭堅最有名的詩論就是見於他與外甥洪駒父的書信中。首先，他勉勵洪駒父要從《史記》、《韓昌黎集》下手，更加用功：

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嘆息，稍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註二九）

接著，黃庭堅告訴洪駒父作文的方法：

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註三〇）

又規勸外甥不要如蘇軾（1036——1101 AD，號東坡居士）以詩招禍（註三一）：

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註三二）

黃庭堅指陳東坡那些有為而作、不得不為因而險些喪命的諷喻詩是「好罵」，是否也真是一種缺點，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註三三）；但是，以舅舅之心關照外甥，也是一片惻惻眷愛之意。至於黃庭堅最為人稱引的詩論亦見於此：

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註三四）。

黃庭堅的「點鐵成金」說，就是要善用古人之已說過的話



，使自己的作品頓覺精爽百倍，如一粒仙丹，能藥到病除般地救了詩文的沉痾（註三五）。他對幾位外甥都非常滿意：

洪氏四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註三六）

又說：

師川（徐俯字）亦予甥也，比之武事，萬人敵也。因五甥又得潘延之之孫（子真？——？），雖未識面，如觀虎皮，知其嘯於林而百獸伏。……。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爾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積波之砥柱也。（註三七）

讚美徐俯是繼蘇軾、秦觀（1049——1100 AD）、陳師道（1053——1102 AD）之後詩壇復興的第一人，雖不免有過譽之嫌，但徐俯之詩是以能道眼前景為人稱頌的，呂本中說：

山谷嘗謂諸洪言：「作師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詩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餘者不能認得。」諸洪以為然。徐師川獨笑曰：「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顧曰：「某所說止謂諸洪作詩太多，不能精緻耳。」（註三八）

徐俯除認為作詩在精不在多之外，所作更有平淡之氣：

「佳樹冬不凋，橫塘春更綠。」此徐師川詩，頗平淡，無雕鐫氣。（註三九）

徐俯主張有「是景而後有是句」，（春遊湖）就很享勝名

：

雙飛燕子幾時回？夾岸桃花醞水開；



春雨斷橋人不渡，小舟撐出柳陰來。（註四〇）

黃庭堅對幾位甥兒推獎備至，個個都能在詩壇上頭角崢嶸，雖然他們的影響力不如黃庭堅來得大（註四一），但也可以想見甥舅談書論道，煮酒品詩的雍雍穆穆之狀。

#### 四、結論

除了導致西崑體消亡的宋真宗二妃之外，梅堯臣與黃庭堅的姻親關係有兩條線索，可簡略說明如下：

謝澹→→謝絳（兄）→→謝師厚→→謝氏（適黃庭堅）

↘↘謝氏（妹）（適梅堯臣）

黃庶→→黃庭堅（兄弟輩）

↘↘黃氏（姊妹輩）（適洪）

↘↘黃氏（姊妹輩）（適徐）

這些女子有的是身居深宮，卻無意中影響了詩體的衰歇，如宋真宗的二位寵妃；有的是奔忙著主中饋，卻也無心地鼓動了江西詩派的聲勢，如謝、黃二家女子；居處境域雖殊，但是，「不緣文體而發」——不是刻意要對詩風產生什麼影響，則是理解的。黃庭堅成為江西詩派宗祖雖有其水到渠成的因緣際會（註四二），但是，這些姻眷的推波助瀾，無疑地，也稍具煽風點火之功。

#### 參考書目

左丘明，左傳，藝文

班固，漢書，藝文

沈約，宋書，藝文

楊億、劉筠等，西崑酬唱集，商務四部叢刊

梅堯臣著朱東潤校註，梅堯臣集編年校註，源流



蘇舜欽，蘇學士文集，商務四部叢刊  
 蘇軾，集註分類東坡詩，商務四部叢刊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商務四部叢刊  
 陸游，渭南文集，商務四部叢刊  
 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商務四部叢刊  
 胡子，苕溪漁隱叢話（全二集），木鐸  
 何文煥，歷代詩話（全二冊），木鐸  
 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全三冊），木鐸  
 釋惠洪，冷齋夜話，弘道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學海  
 黃啓方，北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成文  
 張高評、黃永武合編，宋詩論文選輯，復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編，宋詩鑑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五南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商務

註譯：

註一：此處沿用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所說「李商隱體（即「西崑體」也）」之名。見《歷代詩話，下》689頁，木鐸，1982年，2月。

註二：蘇舜欽《蘇學士文集，石曼卿集序》卷十三，四部叢刊。

註三：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見《歷代詩話，上》，328頁，木鐸，1982年，2月。

註四：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刁通判詩卷》，卷一百十，四部叢刊。



註五：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五，52頁，商務叢書集成初編四一九冊。

註六：《漢書，東方朔傳》列傳三十五。藝文印書館。

註七：《左傳，莊公十四年》，藝文。

註八：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卷八，學海，1977年，8月。唐，孟榮《本事詩，情感第一》記載，王維此詩因賣餅妻而作，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4頁，1983年，9月。

註九：陸游《渭南文集，跋西崑詩卷》卷三一，279頁。四部叢刊本。

註一〇：紀昀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八六，商務。

註一一：「宛陵體」之名，應當是來自陸游《劍南詩稿》，卷一：（寄酬曾學士學宛陵先生體，比得書云：「所寓廣教僧舍有陸子泉，每對之，輒奉懷。」）；又同卷：（過林黃中食柑子有感，學宛陵先生體），中華，四部備要本。

註一二：歐陽修《六一詩話》引，見於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267頁。

註一三：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一七四，商務，四部叢刊本。

註一四：梅堯臣著、朱東潤校註《梅堯臣集編年校註，答裴煜送序意》卷十五，300頁。

註一五：同14（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卷十六，336頁。

註一六：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卷六七，列傳二七》中概括



漢、爲魏以來詩歌的淵源時說「莫不同祖風騷」，藝文。

註一七：見《宋詩論文選集，知性的反省——宋詩的基本風貌》172頁，復文，1988年，5月。

其實，不只劉克莊說梅堯臣是「宋詩的開山祖師」，宋曾季蠶（？——？）也說：「東萊江西（詩）派序所論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修），成爲歐陽公（修），此論誠當。但論詩不及梅聖俞，似可恨也。詩之有聖俞，猶文之有穆伯長也。《歷代詩話續編，上，艇齋詩話》」，296頁，木鐸。

註一八：仍沿用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之名。

註一九：黃啓方說：「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蘇軾諸人，詩名高一世，而歐、蘇更爲時人尊如泰山北斗。……，其後黃庭堅繼蘇軾崛起，開宗立派，獨步一時。」《北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緒論》70頁，成文，1978年，9月。

龔鵬程也說：「（宋人）凝塑不同於唐詩風格的創作過程，始於梅聖俞，至江西詩社宗派而完成。」黃永武、張高評編著《宋詩論文選集（一）》172頁。

註二〇：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云：「國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有優人尋摻之譏；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尙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



歷代體制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派，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可說是北宋詩史，也給黃庭堅很高的詩壇地位，《歷代詩話續編，上》447頁。

註二一：朱東潤根據《梅堯臣集編年校註，謝寺丞知餘姚》梅堯臣小字原註：【其姪師厚嘗宰此邑】，說當作姪子，卷二十三，683頁。

註二二：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跋雷太簡梅聖俞詩》商務，四部叢刊本，卷二十。

註二三：梅堯臣有《師厚與胥氏婦來奠其姑》詩，見朱東潤校註《梅堯臣集編年校註，上》，卷十五，290頁。

註二四：375頁。商務，1982年，9月。詳參閱註21。

註二五：同註十七，曾季蠶條，307頁。

註二六：同註十二

註二七：陸游《渭南文集，跋謝師厚書》卷二九，四部叢刊，商務。

註二八：同註十七，曾季蠶條，299頁。

註二九：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答洪駒文書（三首其二）》，卷十九，商務，四部叢刊。

註三〇：同二九。

註三一：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之二》詩中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語，被摘下以為訕謗送神宗，下獄，幾死。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三，四部叢刊。

註三二：同二九。



註三三：黃庭堅所謂蘇軾以詩招禍，有人就說黃庭堅詩逃避現實，如王運熙、顧易生合著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說他「輕視社會內容，迴避政治鬥爭」，三九五頁。說東坡：「詩有爲而作，以詩文諷刺時政，……接觸現實，從山川、風俗、遺跡以及耳目所能及的各方面深入感受。」379頁，五南，1993年，3月。

註三四：同二九。

註三五：黃庭堅詩論的另一名句是「奪胎換骨」，則首見於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一，作「換骨奪胎」。詩話叢刊，弘道，1972年，8月。

註三六：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書倦殼軒（洪玉父軒名）詩後》卷二十，胡仔引《雪浪齋日記》說洪駒父少作詩云：「槐夏棗花纂纂，麥秋椹子離離；不羨十千美酒，難望三百枯棋。」「兩部池蛙當妓，千山飛鳥催沽，引睡直須黃妳，曲肱正要青奴。」又引洪駒父詩：「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到者。《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九，1982年，8月，木鐸。按：黃啓方曾說「三洪」，劉克莊也說「三洪」，黃庭堅自己卻說「四洪」，見黃起方編《北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緒論》，71頁；劉克莊《後村大全集，江西詩派跋》卷一七一，商務，四部叢刊；《歷代詩話續編，上，江西詩派小序》，480頁，亦見。

註三七：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與徐師川詩四首，其二》卷十九，商務，四部叢刊。



註三八：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上，呂氏童蒙訓》卷四十九，木鐸，1982年，8月。又：《歷代詩話續編，上，艇齋詩話》也引徐俯詩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可以想見徐俯的風度，289頁。

註三九：同三六，引《雪浪齋日記》卷五二，355頁。

註四〇：《宋詩鑑賞辭典》，七三九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12月。

註四一：黃啓方說：「……，自此以下，則皆黃庭堅之門下，如高荷、徐師川、三洪等人，則無預乎輕重矣！」《北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緒論》，71頁。

註四二：根據王運熙、顧易生合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大意是說：黃庭堅能成爲一個詩派宗主，其理論、創作都給後人很大影響，餘流所及，迄於清末，原因是複雜的。一、黃庭堅的詩論有法可循，不像蘇軾「隨物賦形」，天成自得，陳義過高，難於取法；同時，黃庭堅那種脫離現實、迴避政治鬥爭、追求形式技巧的理論適合當時的文人。二、黃氏作品也能實踐他的理論。三、宋代詩話的盛行與推揚與傳播，如惠洪《冷齋夜話》、陳師道《後山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阮閱《詩話總龜》、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等都對黃氏詩法有專門論述；四、黃氏之詩雖逃避現實，但人格修養頗受理學家的推重。綜合以上四點原因，使黃庭堅成了江西詩派的宗祖。402至403頁，1993年，3月。

